

医药贪官

不合格血浆袋
“揪”出药监蛀虫

原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坦白自己堕落轨迹

从一个煤炭工的儿子成长为国家干部的郝和平,担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长达7年,在整个医疗器械行业“赫赫有名”。近日,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郝和平因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事后,承办此案的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描绘了郝和平的堕落轨迹。

郝和平受审 资料图片

匿名信称司长有染
名下汽车露破绽

2004年3月份,成都发生了一起药品事件,一家血液中心从北京某血制品公司购进了一批一次性血浆袋,由于该批血浆袋没有合格证,最终导致所装血浆全部销毁,该血液中心蒙受了重大损失。负责购进血浆的血液中心采购科长因此被判刑。同年6月,一封匿名信送到西城区检察院,信上提到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与此事有关——他收取了上万元的好处费。

“这个线索很重大。”作为本案承办人之一,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包亚南说,办案人员迅速就此线索进行了初查。经查,郝和平曾去过北京某血制品公司,收过一些好处费,但他已经主动上报单位,并退回了好处费。

检察官表示,当时,他们可以结案了,而如果办案人员真的放弃了,郝和平就成了“漏网之鱼”。

办案人员通过从郝和平的家产入手,结果发现了两个疑点。首先是发现有一笔来自山东的“神秘”汇款,数额为20万元,这笔钱打入的是郝和平妻子付玉清的名下。钱刚一到账,就被分几次提出了。办案人员还发现郝和平有一辆广州本田轿车,这辆车大约在2003年从杭州购买的,买车对于郝和平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他舍近求远,不在北京却在外地买车,且他

和妻子均不是杭州人,这些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本田买主露面
嘉兴药厂承认“上供”

办案人员包亚南和张郁到达杭州,准备找出广州本田轿车的隐秘买主。但到达广州本田4S店时,店员只找到购车人所在地是余杭,却没有购车人的名字。他们扑到余杭,该地已被出租,而房屋出租人与医疗器械行业并无关系。线索断掉了。办案人员又回到4S店,通过陈旧售车的底单,终于联系到了买车人,但对方却称车是嘉兴一个朋友委托购买的。

办案人员在嘉兴找到了实际购车人,“车不是我的,我不记得是谁让我买的。”购车人很警觉,说话十分小心,怎么也不肯吐露实情。“你有亲戚做医疗器械吗?”直接询问没有效果,办案人员换了策略,与买车人拉起了家常。“哦,我表姐刘某是当地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买车人没想太多就脱口而出,“购车与她有关系吗?”有侦查员追问。“啊?哦……”迟疑了一会,购车人松了口气,承认正是他的表姐刘某委托购车的。

当侦查人员出现在刘某面前,她虽然是满脸的惊愕。但却强硬地对待办案人员的询问:“我在当地有特殊身份,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刘某说,车是郝和平委托她代买的,郝和平已经在一次到上海开会时将购车钱还给了她。“他是怎么给的?25万元的购

车款怎么放的?”面对侦查人员的问话,刘某难以自圆其说。“我不会说,这是医疗器械行业的潜规则,我如果说了,就没办法在这个行业混了。”刘某顾虑重重。

此时,西城区检察院已将郝和平和他的妻子付玉清控制起来。侦查员告诉刘某,郝和平已经被检察机关传唤。“别骗我了,那么大的司长怎么可能被传唤?”刘某不信。“你给他打个电话吧。”侦查员说。刘某拨通了郝和平的手机,接电话的是检察人员。刘某才承认车是行贿给郝和平的。

黑手伸向山东
索要装修费用行径败露

另一路远赴山东调查取证的侦查人员传来可喜的消息,那笔神秘20万元汇款是山东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给的,作为郝和平夫妇装修房子之用,当时,是郝和平的妻子暗示自己家中缺钱没法装修。除此以外,法院还查明,2002年9月至2004年9月间,郝和平利用职务便利,还为数家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先后收受上述4家公司给予的贿赂款5万元,高尔夫球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3张,仅这3张卡的价值就将近50万元。受贿总金额接近一百万元。

另外,郝和平在被立案侦查期间,检方人员在在其住所内发现5支近距离对人体具有杀伤力的气手枪,分别是4支气手枪和1支转轮气手枪。

■案犯自述

总是嘴上念廉政
做起事来像没说

在看守所,郝和平还回忆了自己犯罪的心路历程:“我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公诉,追究自己的责任,人生走到这一步,是个低谷,本不该发生,我愿意和检察机关配合,我干了很多年,做过不少事,而这件事是一个教训。”

教训一:“作为国家干部应该依法办事,而自己总是嘴上念着廉政,做起事来却没有像说的一样,结果犯了法。”

教训二:“人不能太贪了,我看到社会上有人拿了钱,自己就拿了钱,脑子里没有法律意识,没有抵制金钱、名利的诱惑,总是与其他人攀比,拿钱也变得心安理得。”

教训三:“我的权力过于集中,机关每天都面对诱惑,权力要有良好的制约,监察部门要求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但尚不够,他干了司长7年,从自身走上犯罪道路来看,权力确实不能太集中,要有一个好制度使权力的随意性降到最小,对掌握权力的人要加强监管。”

据《北京晨报》

体育贪官

F1教父
郁知非的名利场

非法侵占资金,用于支付个人购房款被双开

5月21日,等待半年的郁知非被“传唤并协助调查”一事有了结果: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委决定,对郁知非等3人分别给予“双开”。据公布,在调查上海市社保资金案过程中,郁在担任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和上海申花集团董事长期间,非法侵占俱乐部、公司资金,用于支付个人购房款等。

郁知非 资料图片



事出F1还是申花?

上海纪委和监察委对郁知非的初步调查结论,间接否认了郁知非被“传唤”后的广泛猜测。去年10月17日,上海国际赛车场经营有限公司以口头传达的方式,通报了该公司总经理郁知非4天前被上海市纪委传唤,协助中纪委调查有关案件的消息。之后曾普遍流传的说法认为,上海社保案的调查牵出了郁知非经营F1上海国际赛车场(简称“上赛场”)中的土地违规和利用土地开发不当获利问题。

猜测的起因是,大手笔投入的F1上赛场从出生就伴随着争论。上赛场方圆2.5平方公里,仅土建费用就逾3亿美元,比世界上最昂贵的巴林赛道至少高出7000万美元,这还不算以后建设的配套设施投入,以及每年数千美元的举办费。“郁知非是个好的执行者。这是他在刚离开足球这个是非地几个月,就被选中执掌F1而再度出山的原因。”知情人说,“而和当年运作申花俱乐部不同的是,郁知非显然已经没有了那个像‘申花集团’这样现成的提款机。”

知情人称,国际汽联在2002年10月确定F1落户上海,但上海在2000年就开始运作,这个巨型项目的申报和审批手续都不齐全,土地也存在违规行为。“当时先斩后奏,项目规划和土地规划都没有报批,国土资源部是从卫星遥感地图上才发现上海郊区有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当时国土资源部曾带着卫星遥感地图来上海调查,但未已成舟。”

郁知非在上赛场一开始的职务是副总经理,2005年上赛场才把工程建设和经营两块业务分开,成立上海国际赛车场经营有限公司,郁知非任总经理,实际上,郁知非从接手F1,就对经营这一块有着最主要的控制权。

上海体育产业权威人士周广清说:“上赛场每年的基本维护投资就接近6亿元,年收入肯定不会超过4亿元。总的来说,他花的钱肯定比他挣的钱要多,这个大缺口是郁知非的心病。”

F1后来给郁知非和上海的惊喜,不在运动本身,而在滚滚而来的土地财源上。上赛场位于嘉定安亭镇的东北角,距安亭镇中心约7公里。但F1项目开工后,嘉定区的土地变得异常抢手。2002年,嘉定上赛场周边地价每亩8万元至12万元,2004年每亩最高200万元。这一地价与素来地价较高的上海闵行区基本相当。即使以六折的生地价计算,赛车场周边约20平方公里(含13334亩)的土地,令上海市多赚或

土地账面增值64亿元。之前推测的一部分人认为,“郁知非在F1赛道周围开发了一些商业项目和住宅项目,包括一个旅游休闲城,这些并不在原先的土地审批范围之内,而且土地用途也被擅自更改,有些地审批的时候并不是住宅用地。这部分收益也弥补了一部分运营缺口”。这一说法在上海纪委和监察委的调查报告中没有给予证实。

“好的执行者”

从“申花”出来后,郁知非曾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打算出国读书。正好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也曾邀请郁协助筹备中超,郁以调研员的身份做了9个月的研究工作,在世界体育俱乐部转了一圈。其间,英国利物浦大学体育MBA邀请他去开讲座,身份是“中国职业足球在位时间最长的经理人”。

郁知非的这次隐退很短暂。他在英国的时候,久事公司的领导层找到他,希望他出面操办F1。其实,在郁知非离开上海的时间里,F1中国站落户上海的事情,已经大局初定。“当时F1的运作,已经有人在做了,若非后来内部发生矛盾,可能就没有郁知非的事情了。”一位知情人士说,这背后是上海原领导的执意主导,“F1这么大的事,他找不到比郁知非更能信任的手下了”。5月,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海国际赛场董事长张桂娟的邀请下,出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

郁知非的生涯从一个电器推销员开始,到一个掌控30亿元投资项目的“F1教父”。据一名申花集团人士介绍,1952年出生的郁知非,年轻时曾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下乡9年,1978年回到上海,一边收废品,每天拿几毛钱的补助,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大专课程。后到上海申花集团工作,在申花,郁知非得到了领导的赏识,他从一个普通的销售科长逐渐被提拔为申花集团的董事长,其间还担任过黄浦区事业单位局局长。

而郁知非当年介入足球的原因和突然受命F1一样充满着意外。上海的市足球队代表当年叫上海足球队。1993年下半年,上海确立了发展足球产业的方针,分管领导是陈良宇,他希望上海能先于全国正在进行的足球改革一步。“当时上海著名企业不少,市里希望能有企业拿出钱来搞足球产业,但对于根本还看不清方向和未来的一项计划,没有几个企业愿意主动表态拿出几百万元搞足球。”知情人说,“郁知非答应了,他替这个‘足球产业方针’解了围。”该年底,正在美国开会的郁知非

被紧急召回国。

郁对上海足球队进行了彻底改革:上海足球队重新被冠名为“上海申花”,同时球队独立实行自负盈亏的俱乐部制度。郁个人也辞去申花董事长职务,改任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8年运作曼联队与上海申花的那场商业赛事奠定了他在中国体育界的“教父”级地位:在敲定曼联队35万美元的出场费后,郁开始寻求赞助,他说服了“夏普”负担这笔费用,后来“百威”又赞助了20万美元,比赛场内的广告牌,则以40万人民币一块出售,最后售出24块,门票销售1000万元。一场赛事下来,“申花”净赚1600万元。

陈良宇之子曾是郁的副手

郁知非担任申花俱乐部董事长一年后,大学毕业不久的陈维力(陈良宇之子)成为郁知非的副手,任申花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申花俱乐部的经验,对郁个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他在上海政商两界的基础。

后来和郁知非一起牵涉上海社保案并“协助调查”的人物都身处同一个圈子中。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和郁多年相熟。在郁之前接受调查的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也是郁的继任者,郁知非2001年底辞去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后,将申花的交椅给了王。而王成明亦曾担任华安基金董事长,与韩方河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早先涉案的吴明烈所在的新黄浦集团,一直是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赞助商。

无论足球,还是F1的推广都需要钱和人脉,体育经纪在国内刚起步,虽然是以公司的身份去活动,但要牵扯到广泛的权力部门。很多和政府的公关活动,都由郁一手安排,比如定期邀请官员家属出国旅游等。知情人说,“郁知非为人高调,善于沟通的性格在这个大的名利场中游刃有余”。

郁知非需要这种高调的生活,无论在事业还是私生活上。郁执掌F1没多久就不断组合资源,把国内的三个具有国际水准的赛场(上赛场、北京金港国际赛车场、珠海国际赛车场)揽到旗下,这种大成本的扩张方法是典型的郁知非风格。知情人称,郁知非儿子结婚时清一色的法拉利、保时捷跑车组成的婚礼车队在上海新天地集合的时候,显示了这位F1掌门人的气派。

郁知非时刻维护自己的体面。据说,郁知非在1998年的时候无意中拿过一个假路易威登皮包,后被熟人指出后,马上就换掉了。

据《三联生活周刊》

■案件侧记

郝和平的三张面孔

学者

说话十分儒雅
跟贪官联系不起来

有涉案企业人员回忆说,刚开始,他们与郝和平接触,觉得他很有学者风范,说话十分儒雅,知识也十分渊博,刚开始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能和贪官的形象联系起来。但是时间一长,郝和平竟然突然提出要财物,可谓直言不讳。

贪婪

戴假名牌表哭穷
索要数万买表钱

在立案侦查过程中,办案人员不仅搜出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一些礼品,还发现几张高尔夫球会员卡。

“我们告诉他,以公司名义给他办了高尔夫球卡,他可以随时去玩。”一家办卡企业人员回忆说,可是,他非得坚持要用自己的身份证办卡。郝和平后来解释道:“我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在位时周围有很多人围

着,一旦退休,就不会有人搭理我了,所以我要这样做,退休了便可以打打高尔夫球。”

郝和平还交代说,自己有一次见一家企业的代表,对方看他手上戴着一块名牌手表,就打趣地说:“郝司长,您戴的表不错。”郝和平回答:“我怎能戴得起名牌,这是我到洋货市场花100多元买的,我还有一块,这块送给你。”对方立即明白了郝的要求,晚上就给郝送去了几万元买表钱。

霸道

办理注册审批
就凭他的一支笔

郝和平在医疗器械行业“赫赫有名”,很多企业人员甚至把他誉为“一支笔”。“郝和平很霸道。”有企业人员告诉检察人员,他们到医疗器械司办理注册、审批等手续时,他一人说了算,企业人员都要找他签字,找其他工作人员起不了作用。这就是“一支笔”称号的由来。